

說部鼓書第十三集五十編

西痕

一朝一夕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血痕

第一章

秋高日麗。朝氣清新。聖彼得堡偵探長林西魯塔克。坐辦公室中。流覽案牘。侍者捧報紙一束。入置几上。塔克卽檢俄都時事日報讀之。忽見封面有巨字曰。尋人賞格。急誦其文云。

今有安勃海倫。年三十八歲。身長五尺三寸。面白神清。鬚黑如八字。穿灰色便衣褲。頸繫大蝶結。頭戴鐵色便帽。足穿深黃遊戲用靴。右手御指環二。一鑲大鑽石。一作古錢形。胸懸嵌鑽金錶。並金練尺許。前夜忽於卡錫街一百三十四號家中走失。不知去向。如有人尋得。或知其下落。通風報信。因而尋獲者。無論生死。均賞二萬金。一切報告。盡送警廳可也。一千八百零九年九月十八日檢察官苛米薩爾布啟。

塔克閱竟以報授其幫辦加都曰。康丁河女屍案猶未破。富人海倫今又失蹤。懸二萬金巨賞矣。加都且讀且躍然起曰。佳哉。吾儕可探囊取之。塔克搖首曰。不可。此時而出此告白。於事殊誤。薩爾布乃愚蠢不從我謀。須知此告一登。彼敏捷自封之冒險者。與碌碌無能之偵探。方圖攫此重賞。騷然妄作罪證。將爲所擾亂。而奸徒亦益自警備。事可立償。加都曰。然則君決其必爲奸人所刦耶。塔克曰。吾誠覺其爲然。加都曰。得毋與女屍案二而一乎。塔克曰。吾殊以爲無關。彼不過尋常殺人案。此則或有重要之意味。今有厚賞。探其事者必多。吾擬暫觀成敗。姑不著手。言次。驟聞鈴聲大震。侍者入白薩爾布來訪。塔克微笑顧加都曰。必爲此事求助來矣。因曰。趣延之。

侍者出。卽導一人入。軀短而肥。步履急促。目光甚銳。炯炯射人。精悍之氣溢於眉宇。見塔克。卽曰。君知安勃海倫事否。塔克起逆之曰。適已見諸報端。薩爾布

凝注之曰。此事特爲君而設。吾知賞銀已入君囊矣。塔克徐笑曰。否。薩爾布素審塔克生平。勇於任事。遇有疑難。剖決如流。不肯退避。而稍落人後。今乃漠然若勿屬意。訝曰。吾思此案甚異。非尋常失蹤。比除君而外。無復解決之人。今聆君言。殊非所望。塔克淡然曰。謝君見重。獨余未能相助。亦竊自憾。薩爾布愈訝曰。何也。詎此案不易辦耶。塔克乃曰。非也。事或尙可爲。恐人自擾。而致難措手。吾料目前之見廣告而求辦其事者。必已不可勝數。余極不願與此輩蠢蠢者爲伍。不足佐我。而適足敗我。君何以登報之前。不先見告。薩爾布自咎曰。誠如君言。吾殊失檢。奈海倫之妹綺姑。宵來再四敦逼。囑爲懸賞。不得已而出此。晨間之求辦案者。果接踵而來。可恃者舉無其一。吾原謂非君莫可。望上爲國家地方計。下憐安勃氏門庭無主。綺姑年幼憂惶。一任其勞。公私交益。

薩爾布言時。塔克默然。蹀躞於一室之內。至此遽止步曰。曾有人往安勃家否。

薩爾布曰。未也。僅余接報後。曾入其室。已派警守護。不容人進。一切形迹。毋慮混亂而湮沒。塔克曰。然則君見有特別之迹象否。言時。雙眸炯炯。立待其應。薩爾布曰。略見之。今當爲君述其梗概。因言是晚十一句鐘。海倫卽由總會歸。較常爲早。家人已異之。據其老僕言。主人歸後。先入吸煙室。默坐片刻。乃趨寢室。老僕助之易衣。懸洋服於房外。授以素所嗜讀之小說。未來夢而退。其後家人咸臥。夜中初未聞聲。昨晨八句鐘。僕如例入侍。竟不見主人。遍覓無蹤。觀其衾枕有皺痕。宵來確曾就寢。疑其晨出。則外戶未啟。且未更衣。年來從未有之。乃急告家人。共相駭詫。凡於總會會友及相識處。莫不往詢。無一知者。均謂海倫性素謹密。生平舉動。概有定規。今遽無蹤。羣以爲勢殊勿吉。然謂爲奸人所刦。則門均未關。屋中又無爭鬪之形。令人難解。因注塔克曰。吾儕盍同往觀之。塔克凝神靜聽。至是忽舉首曰。君言略見迹象。顧未語我。薩爾布曰。然。吾幾忘。

却。室中近牀處。陳一圓桌。桌下灰白色地毯之上。有一碎玻璃盃。傍有血跡一點。桌上所覆白布之一端亦然。此血甚奇。若云殺傷。則不應僅此二滴。塔克點首微笑曰。以殺傷言。二滴固太少。若自他方言。則已多矣。此案或竟意外簡易。出君所料。亦未可定。吾承辦可矣。薩爾布大喜。塔克復曰。吾旣肩承。毋更他委。脫與他人少有關係。事可立敗。吾亦卽袖手不顧。據余目前所料。案或犯自窮兇極惡之徒。了之或非難。辦之則絕險。非萬分戒慎不可。薩爾布樂甚。極力譽之曰。大抵案情君已探得。尙未見其家景象。已審事之危險。令人驚服。塔克仍蕭然曰。吾尙未能遽斷。不過心中覺其如斯。今一刻千金。不宜妄費。趣赴安氏家觀之。因回顧加都。命出備車同去。

第二章

輕車駿馬。風飈電掣。疾馳於坦道之間。不數分鐘。塔克等三人。已抵卡錫街海

倫宅外。宅處公園之側。花木明瑟。短垣環之。尖塔平臺。迴廊石級。掩映於綠陰深處。狀極閑靜。若不覺居停之被難然。垣以外則人叢集。咸見廣告而來。轂擊於途。肩摩於門。逡巡欲入。爲修偉之巡警所阻。則都聳肩翹足。攀短垣而內瞰。或有與門警爭者。見塔克等車至。大抵相識。皆竊竊交耳語。分兩行立道旁讓之。

家人時已奔白綺姑。趨步出迓。年可十四五。身材嬌小。眉目如畫。神色則極慘沮。薩爾布卽爲塔克與加都介紹。綺姑一一握手爲禮。導入廳事。慘然曰。重勞諸君。感誠無既。不審將得阿兄好消息來否。薩爾布慰之曰。塔克君已允相助。旦晚當有佳音。姑娘毋多愁自損。忽聞外室電鈴聲甚急。綺姑蹙額欲出曰。晨間廣告出後。各方面人多以電話研詰細情。一小時來。聽筒乃未釋手。令人煩惱。薩爾布止之曰。任之可也。脫有佳音。必來署報告。塔克亦曰。然。姑娘毋去。吾

正有事奉詢。綺姑乃止。呼老僕司圭特命將聽筒他掛。毋令聒耳。

塔克因於懷中出一鉛筆並日記簿。且問且記曰。頃聞令兄臥室中。尙無人進。吾故擔任偵查。此事確否。綺姑曰。誠然。除薩先生昨曾入視外。僅吾與司圭特及傭婦倍拉曾進。餘無一人。卽屋中器物。亦均照舊。初未移動。塔克曰。令兄前晚所赴之總會何名。在何處。曰。赫狄街勝利彈子總會。曰。入此會幾年矣。曰。已逾十年。曰。此會是善是惡。會員若何。曰。吾亦其中一分子。知之有素。會員盡上流人物。斷無可疑者。曰。近時有新入會者否。綺姑沉思曰。無之。曰。會員中有變異之人否。譬如患神經病或頭痛者。曰。會員甚多。未能一一周知。間或有之。亦未可必。顧實勿憶矣。曰。男會員打彈畢後。每晚必進會遊息談笑否。曰。大率如斯。曰。令兄比來交得新友否。曰。不知。顧阿兄事皆語我。此獨未聞。大抵無之。曰。前日令兄曾赴他處否。曰。除總會外。不聞其他適。曰。有客來訪否。曰。並無一人。

塔克起立曰。善。其導我往寢室。綺姑卽轉身前行。薩爾布與加都亦默然俯首作沉思狀。起隨其後。

四人旣出客廳。經一長廊。過應接室。盥洗所。餐堂。及數小室。而入內闥。塔克雙眸絕銳。炯然四矚。類有所覓。尤於經過各室之構造。及其窗牖戶鍵。詳加檢視。置諸胸間。藉查兇犯之來蹤去迹。無少疎忽。旣而至較深處一室。裝飾頗華麗。左偏設一銅牀。稍前處置有圓桌。旁陳四皮椅。散亂不齊。下覆灰白色織花地氈。壁懸油畫照像架六七。窗帷簾幕。均以輕紗爲之。惟對牀處。則懸錦幕。似另有一室。綺姑導諸人至是。止步不行。曰。此卽阿兄臥處。猶前宵景象也。

塔克旣入。先趨牀前。細爲查驗。初無異象可見。復觀牀板地氈。以次及圓桌皮椅。果如薩爾布言。有一碎盆。及血迹二點。色甚鮮豔。塔克凝神審睇。微語曰。血有二點。確係新染。旣有血。恐未必無傷矣。加都等默然注之。察其意嚮。塔克忽

有所憶。詢綺姑曰：「令兄平居，向有鼻衄否？」綺姑曰：「從未有之。」塔克又自語曰：「或者夜來諸客中，有出鼻衄之人。」薩爾布詫曰：「前夜有客來耶？」塔克徐曰：「然。吾雖勿密，爲誰然知？至少當有四五人。」加都亦駭。第素諗其燭微鑒隱，明察如神。必已睹有實據。因曰：「何能識其若是之多？」塔克微笑曰：「無足異也。」卽指對牀垂幕處。問綺姑曰：「此門平時殆常扃不開者耶？」綺姑曰：「然。啟時絕少。」塔克曰：「吾料年來且無人一旋其鍵，闢而入之。然否？」綺姑訝甚，目灼灼注其面曰：「誠然。先生胡能審其詳？」塔克曰：「不見幕內門框間沙塵堆積乎？傭僕偷懶，以爲此處無人屬意，遂亦勿加灑掃，試觀積塵之上，非有若干雜亂之足跡耶？」據狀推之，確有四五人，自其間來也。

諸人聞言互視，共驚其明敏。薩爾布趨前驗看，果見垂幕之下黃塵厚積，上印足跡無數，大小不等。綺姑勿解其故，作驚疑色曰：「人決不能由是而來，非特此

門鎖鑰。遺失已久。卽阿兄諒亦斷不於深夜中。納人於茲。塔克曰。吾亦非謂令兄之招致。縱使有鑰。亦終不至於此等處。延納夜客。因問門外何處。綺姑曰。僅一暗室。曩作盥洗所。今久空矣。復問更前又是何處。綺姑曰。緊靠公園。室外則有石梯。可通舍後。塔克擊膝曰。確矣。兇徒之闢此扉而入。良不足怪。必由公園中來也。因顧薩爾布與加都曰。暗室中積塵必厚。足跡應更明顯。薩爾布似未深信。加都則坦然無疑。曰。先生才識天成。所見決無勿當。

塔克復在屋中。往來查察。旋拾桌下碎盆細審。見盆底留褐色淺漬少許。塔克作非常得意色。曰。果不出吾所料。薩爾布趨前共視。曰。君所料者何事。塔克曰。君不見盆中物耶。留此餘漬。則所盛者決非清水。顧色甚異。絕不類紅茶咖啡之屬。非證據而何。况桌上磁孟之水。適少一孟。則此孟中之水。必由孟所注。其理至明。語至此。舉眸視薩爾布。復曰。觀孟中水極澄潔。則此殘漬。必由後和入。

無疑。簡言之。卽初盛清水。後乃加以血耳。薩爾布駭呼曰。血耶。塔克若勿以爲異。徐應曰。然。血也。加都與綺姑。亦俱駭問曰。何爲有是。塔克曰。今尙未能明告。幸少安毋躁。吾儕且入暗室觀之。因趨錦幕前。自懷中出匙無數。配入鎖孔。再換。卽呀然而闢。

塔克恐亂足跡。止諸人於外。啟扉先入。見其室作小方形。黑闇無窗。塵穢之氣。觸人鼻觀。塔克卽出懷中電燈四照。則竟空無所有。壁間油漆。已爲徽蝕。僅隱隱辨爲荷綠之色。地上黃塵密佈。果印足跡無數。較門外者尤顯。塔克俯身細視。一一區別其足印之大小。行步之重輕。人數之多寡。並探懷出皮帶尺。量其形式之闊狹長短。詳加比較。察其有無特異之形。書之日記簿上。極爲敏捷。不及二十分鐘。調查俱竣。欣然而出。示非常滿意色。自語曰。竟如吾料。

綺姑等時立室外。待佳消息。見塔克出。目光成一線注之。薩爾布急問有何端

倪塔克微笑曰。兇徒來者共三人。一穿軟底皮靴。一穿遊戲用履。右足視左足較巨。其人孔武有力。技藝絕精。必總會中會員。而常在會者。其他無所知矣。卽顧綺姑曰。有空屋可密談否。綺姑曰諾。卽轉身行。塔克語薩爾布與加都少坐。隨之而入。

第三章

塔克四顧無人。潛聲詢綺姑曰。此間有至戚否。綺姑搖首曰。無之。塔克又詢近處有伯叔昆仲否。綺姑曰。僅有一仲兄賓傑。隱居鄉僻。研究植物之學。塔克喜曰善。此次變故。諒已知之。綺姑曰。然已去電詳告。塔克曰。渠接電後。能入都否。綺姑沉思曰。恐未必至。仲兄刻苦於學。遇事都勿擅懷。諒不肯輟學而來。頃已得其覆書。敘述悲哀。而力囑我毋愁慮自苦。謂阿兄當日暮歸也。塔克曰。能決其必不來否。綺姑曰。然如擬來者。不以電覆矣。塔克曰。如是亦佳。有肖像否。乞

假一觀。綺姑莫審其用意。第見先時調查之敏捷。心極敬佩。知必有計。因曰。吾家尙留其一。吾往檢之。遂入內寢。

少須。綺姑檢得賓傑照片。出授塔克。見爲一身像。豐頤廣額。髭濃而短。繞於兩頰。眉重目陷。口輔嚴局。含有果決之態。年約三十許。精神頗旺。塔克閱已。逕藏懷次。曰。此片姑假我一用。不審令兄平昔常赴總會否。綺姑搖首曰。否。鄉居僻遠。都中且不恆至。僅入都時偶爾一往。塔克曰。然則會員中當不盡識之。綺姑曰。然。仲兄性素好靜。沉默寡言。與會友不甚交語。卽去恆不終日。識者殊鮮。塔克曰。會中有知己否。綺姑曰。據吾所知。殊無一焉。塔克欣然曰。善。姑娘明午可赴拍突斯車站。迎令兄賓傑。綺姑訝曰。二兄耶。吾以爲不當來也。塔克微笑曰。吾所喬裝耳。姑娘應赴站相迎。驅車同返。再相率詣總會。言吾特因長兄失蹤而至。擬求助於會中之友。吾自能得正兇迹兆。令其入吾圓中。綺姑且疑且

喜曰。諾。吾當遵命而行。塔克悅甚。詳詰賓傑之性情舉止。並授方畧。堅囑緊誌。遂辭綺姑出。與加都等同去。

是夜。塔克微服離家。宿最繁盛之逆旅。一因擬聽市中人議論。或有兇徒之朕兆可尋。一則既任偵查。恐爲犯罪者所探悉。而潛蹤跡。致敗其計。轉蹈險境。蓋已逆料此案所關甚重。實屬秘密黨中事。犯人之手段既極巧詐。舉動亦頗勇敢。非碌碌無能比。辦其案者。固至難而絕險也。繼乃舉其所揣測。及一切佈置。略與加都言。令明日傍晚時。潛俟於總會附近。隨機應援。

翌日一句鐘。綺姑如約驅車至拍突斯車站。既而汽笛嗚嗚然。火車自西北來。徐徐入站。乘客爭趨而下。收票處擁擠如蟻。又類巨潮決壩。入鐵柵之口。綺姑鶴立站次。秋波一剪。專注人叢。心盤轆轤無寧。念塔克不審作何景象。正凝想間。倏有一紳士趨步而前。與握手曰。綺妹久待矣。綺姑急視。見其丰神態度。儼

然一兄與昨照片中像無分毫異。脫非明知其質。幾疑爲真。不禁狂喜。失聲曰。
誠不辨其爲。塔克急止以目。曰。勞吾妹遠迎。中懷滋感。妹氏容色爲阿兄憔
悴損矣。吾儕趣歸而籌之。綺姑轉不能應。急攜手出站。命駕遄歸。入門。綺姑遍
告家人。相率進見。竟無一疑及其僞。塔克恐音吐不類。故默然示嚴肅態。而狀
益酷肖。旋入內室。與綺姑密語。並詢總會中人。孰與海倫交誼最厚。孰與賓傑
相識。綺姑凡有所知。莫不詳告。

時逾四句鐘。賓傑之來。已傳遐邇。海倫至好。有臨訪者。塔克曰。可以行矣。因與
綺姑相攜赴會。是日適星期六。會員多集。見綺姑咸趨與語。問海倫消息。盡表
哀悼意。並相慰藉。蓋安勃氏夙負人望。而海倫性又謹厚。接物以和。故其哀辭。
皆發自衷。初非矯飾。回首見塔克。大都勿識。間有曩曾覲面者。亦在模糊疑
似之間。未敢遽認。綺姑因互爲介紹。敘述來意。亦均與握手寒暄。塔克矯作樸

訥之狀。雙眉緊鎖。愁焉憂傷。沉默寡言。百無興趣。第謂得阿兄警耗。星夜馳至。懇諸君眷念友誼。憐而助之。幸綺姑絕慧。見人大率先呼以名。塔克遂獲前知。有相識者。可呼之無誤。

塔克旣與諸會員叙見。面作憂惶色。背其兩手。蹀躞往來。俯首沉思。目光自眼底斜翻而上。舉凡會友。一一受其注意。惟見往來人物。悉閑雅之紳士。從容磊落。氣宇軒昂。雖一舉手一投足之微。莫不悉合交際社會之禮法。塔克心頗懷惑。屢念上流社會。決不致犯此罪案。矧其態度。亦終非宵人所能及。顧仍自勵。勉爲偵察。逆料罪人之必在此中。且會員所穿之靴。一律係遊戲所用。與昨查見之履跡。形式相類。益信其定屬會員之一。因又注視諸人之足。詳加較量。顧其日光雖利。終莫能於一望之中。區別其左右之大小。因思必就各人分而察之。時見廳事中央。設有酒櫃。會員之打彈勞乏者。概趨櫃前就飲。來去如織。遂